

钱江魂

浙江革命故事选

ZHEJIANGGEMINGGUSHIXUAN

当代中国出版社

钱江魂

——浙江革命故事选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 编
浙江省当代史学会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江魂：浙江革命故事选/高三山主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6

ISBN 7-80092-997-3

I . 钱… II . 高… III . 革命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4754 号

钱江魂——浙江革命故事选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 编

浙江省当代史学会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100009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文印中心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插页 285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30.00 元

目 录

龚自珍呼唤改革	(1)
林则徐镇海造船	(5)
葛云飞浴血抗英	(10)
裕谦泮池流芳	(17)
太平军痛击洋枪队	(24)
李秀成“围魏救赵”	(32)
林启挫败洋教士	(37)
鲁迅与三味书屋	(43)
徐锡麟枪鸣百花亭	(47)
轩亭口秋瑾洒碧血	(52)
章太炎大闹总统府	(56)
孙中山与马屁县长	(60)
蔡元培在北大	(65)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	(69)
“一大”卫士王会悟	(73)
沈雁冰与钟英之谜	(79)
嬉笑怒骂 视死如归	
——邵飘萍小记	(84)
“定海女将”勇斗盐霸	(90)
卓兰芳大闹县府	(94)
“赤脚大仙”破缙云	(99)
“监牢大学”的红色教育	(104)

不屈的反叛者——殷夫	(110)
粟裕智勇战斋郎	(117)
智截武汉绝密电报	
——钱壮飞保卫党中央	(123)
断肠草	(134)
宣中华血洒龙华	(141)
西北军中一大侠	(146)
高志航空战扬神威	(152)
毁家园沈佩兰抗日	(157)
女机要员宁死不屈	(164)
刘英方岩英勇就义	(170)
救援盟军飞行员小记	(176)
小英雄杨来西	(181)
隐姓埋名的“翻译官”	(187)
战旗重插会稽山	(194)
夫妻双烈	(200)
天堂血案	(205)
智送双“〇”信	(210)
三军鏖战一江山岛	(218)
只身受降入敌阵	(223)
英雄坦克手	(229)
吴恩光舍身炸群敌	(237)
智破连环案	(241)
小钓船上的“鸿门宴”	(247)
粉碎“黑虎行动”	(252)
魔穴斗胆	(257)

少年英雄汪月霞	(263)
闸口铁人陈有生	(267)
钱江桥畔英雄魂	(271)
攻克“安全岛”	(275)
“雪拉同”的新生	(280)
追赶太阳	(286)
“猴头王”	(291)
“甲肝克星”的诞生	(296)
高亢的命运交响曲	(300)
莨菪仙子降毒魔	(305)
爱民模范赵尔春	(312)
陈金水与天下第一气象站	(316)
心中的丰碑	
——杨东海下乡扶贫	(323)
金融卫士	(330)
滕增寿的治厂之道	(335)
附 录：	
浙江历史大事概览(1840—2000)	(342)
后 记	(406)

龚自珍呼唤变革

杨林显

1839年暮春，北京永定门外的大道上，两辆马车缓缓南去。车上除了车夫外，仅有一名乘客。他身材瘦削，颧骨高耸，目光炯炯有神。身后那辆马车满载文集书卷。这就是后来被人称为主领清代文坛的爱国诗人龚自珍。此刻他坐在车上，双目注视着道旁闪过的田野草舍，脑海里却浮现出最近发生的一幕幕往事。

围绕英国利用鸦片入侵中国，清廷主战、主和两派争论得十分激烈。龚自珍是一名下级官员，本来不必卷进这场斗争中去，但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毅然站在主战派的一边。他经常越级向上陈述意见，遭到当权的顽固派和投降派的忌恨。

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龚自珍心里非常清楚。他大声疾呼：“食妖宜绝！”全力支持林则徐的禁烟主张。1838年底，当林则徐奉旨驰往广东禁烟时，龚自珍高兴地提笔写下了《送钦差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计献策，表示愿意随林公南下。但他的要求遭到顽固派和投降派的拒绝。龚自珍同这些权贵们的矛盾越来越深。不久，他借父母年事已高，辞去官职，启程南归老家——杭州。

北京是龚自珍祖辈三代长期居住过的地方，有着很深的感情，眼看就要离开了，不免有些依恋，随口吟出了一首充满激情的七言绝句：

浩荡离愁白日斜，
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诗中反映了诗人高洁的品格。他不因政治上的挫折而消极，要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为国家民族效力。后两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还成为后人传诵的名句。

一路上，他看到的，一面是到处张贴着清政府禁烟的告示，另一面却是烟馆林立，有些政府官员还同富豪勾结，走私鸦片。夜晚，烟灯如同秋天的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发出幽幽的亮光，不少官员也泡在烟馆里吸食鸦片。政府腐败到了这等地步，龚自珍的心在颤抖。他明白了主张禁烟的官员为什么会受到排挤。

沿路还听说河北的地方官借口治理黄河，大肆搜刮民财，把赋税从原来的粮食三升提高到了一斗。许多人家被迫卖儿卖女。在京杭大运河流经的江苏淮浦，河面上驶往北京的江南粮船鳞次栉比，一眼望不到头。每条船有十几个船夫伛偻着身拉纤，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移动。夜深了，耳边传来了一阵阵拉船的号子声，龚自珍怎么也睡不着。他在京城前后做了近 20 年官，从来没仔细想过吃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过去做官的时候，没有能为减轻人民的疾苦多尽一分力。他深深地自责，也暗暗地下决心，要为百姓伸张正义，用笔和纸来揭露那些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官僚。

离开京师，走出书斋，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使他的视野更加广阔。当他到达江苏镇江城时，还遇上了当地热

闹的赛神会，人山人海，熙熙攘攘。人流中，一位熟人认出了他。文坛大师龚自珍到镇江的消息很快传开。主持赛神会的道士，早已仰慕龚自珍的大名，钦佩诗人的才华和高洁的品格，盛情邀请龚自珍为赛神会撰写一篇祭文。龚自珍高兴地应允了。他心潮澎湃，思如泉涌，稍一沉吟，便挥动如椽大笔，酣畅淋漓地写下了一首暮鼓晨钟般的“风雷”诗；

九洲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诗倾吐了龚自珍长久以来蓄积在心头要求变革的热切愿望。他呼唤中国只有通过疾风迅雷的变革，才能改变这种“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局面；他呼唤中国需要有千千万万杰出的人才脱颖而出，担当起挽救危亡、振兴中华的重任。这首诗振聋发聩，无异是当时神州大地上的一声惊雷。它是龚自珍对现实不满，强烈要求变革思想的集中体现，在当时与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常常为革命家所引用，读着这首诗，使人受到激励和鼓舞。

这年10月，龚自珍再次北上，把家眷也接回杭州。两次南北往返长途跋涉，他总是走走停停，边走边看，边看边想，把所思所感，倾泻笔端，这是他创作最丰盛的时期，单诗就写了315首。因为是在己亥年写的，他把它命名为《己亥杂诗》，编为一集。据说，南归途中，人未到家，而他的诗却不胫而走，早已先传到家乡了，这便留下了一段“诗先人到”的佳话，足见它

的影响之大。

龚自珍南归以后，迁居江苏昆山，有时去丹阳和杭州的书院里作短期讲学。

1841年9月，龚自珍的好友，驻守上海的江苏巡抚梁章钜，正吩咐仆从打扫庭院，安排卧室，准备迎接龚自珍来上海共商抗英大计。不料，却传来了龚自珍9月26日在丹阳云阳书院突然病故的噩耗。

诗人悄悄地离去了，享年只有50岁。国家和民族的深重灾难，迫使诗人经常在思考和寻求解救的办法，但壮志未酬，却英年早逝，许多人都为他扼腕叹息。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和爱国精神，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林则徐镇海造船

张峻峰

林则徐在广州率领爱国军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遭到诬陷，被昏庸的道光皇帝革职后，怀着满腔悲愤，奏请皇上批准他赴浙江镇海，到钦差大臣裕谦军营协办军务。因为舟山群岛是长江口的屏障，那里将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要地。

1841年6月14日，林则徐到达镇海，住在城北蛟川书院。裕谦因新近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刚去江苏接任，他没有见到。但军营的各级将官，当晚却都来蛟川书院与林则徐见面。

大厅里灯烛辉煌，文武官僚威仪堂堂。林则徐环视众人，抱拳拱手道：“承裕谦大人的保荐，林某到镇海效力，愿与诸位大人同心协力，共御外患！”

“林大人从广东前线归来，深知夷人虚实，对浙江海防定当有所告诫，在下愿闻高见。”浙江提督余步云欠身说道。

“是啊，林大人是海内抗英名臣，望不吝赐教。”许多将官都应和着。

林则徐沉吟片刻，说道：“杀贼立功，保民安境，有赖各位大人。林某不才，有两条经验贡献给大家。”

大厅里，静得听得见人的呼吸。众将官目不转睛地盯住林则徐。

林则徐站起身，提高嗓门继续说：“海防御贼，一要靠炮，二要靠船。因此制船铸炮是我根本大计。”

“哄”的一声，有些将官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大家心里

想，这些谁不知道。

余步云耐不住性子“林大人，夷人船坚炮利，我们的船和炮斗不过他们，造出来也是白白送死呀！”

林则徐缓缓地转过身来，逼视着说话者，厉声说：“身为守土之官，岂可畏敌如虎，知道夷人长处，就应师其长而击其短！万不能长敌之气，灭我之志！”

大家都被林则徐的威严镇住了，一时鸦雀无声。

突然，有人高声问：“依林大人之见，夷人长处何在？当如何师其长处？”

林则徐抬头望去，见问话的是一位 40 多岁的七品小官。随从小声介绍，那是专造兵器的玉泉场工场副使龚振麟。

林则徐心头一热，“问得好！林某愚见，夷人的先进技术，是其长处，我们要搜集海外各国的兵器资料，悟出其奥妙所在，然后博采众长，另辟蹊径，方能无敌于天下！”

话音一落，全场愕然。

“学习夷人的奇器淫巧，岂不是将灵魂卖给洋鬼子了！”

“自古以来，只有夷人学中华，从来没有中华向夷学的事！”

“夷人的船只有黑鬼会操舵，我们要学，到哪里找黑鬼呢？”

“洋枪洋炮专听洋人的话，我们还是用老祖宗的刀枪火炮方便。”

林则徐心里明白，朝廷上下闭塞，官僚们愚昧无知，他们对洋人的理解十分可笑，要用一两句话纠正他们根深蒂固的偏见，谈何容易。他长叹一声，说：“林某在广东见识过洋人的兵船和大炮，深知那些武器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英国舰队随

时可能攻击浙江，时不我待，我们必须赶快着手制造新船新炮。诸位大人，谁愿意担此重任？林某当鼎力相助。”

“我！”龚振麟急忙应道，“林公所言，与我不谋而合，我愿听从调遣。”

在众人怀疑担心的目光下，两位志同道合的爱国志士紧紧地携起手来。

第二天，在烟火缭绕的玉泉场里，林则徐找到了满头大汗的龚振麟。

龚振麟把竹靠椅让给林则徐，还顺手递过去一把大蒲扇。

“林公，有何指教，尽管说。”龚振麟与林则徐一见如故，再也用不着客套了。

“我给你带来了几张图，也许对你有点用处。”林则徐拿出一只木盒，边说边打开。

图上画的是一艘木船，两舷各有一个巨大的齿轮。这是西式车轮战船的设计图。“轮船！”龚振麟惊叫起来。

“对，这是西方最先进的蒸汽火轮，它比英国人的军舰还要灵便快捷。”

他俩当即开始讨论研究，推敲、设计，忘了吃饭，忘了睡觉，整整两天两夜浸泡在这几张图纸上。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无法理解蒸汽机的工作原理，解决不了动力问题。

林则徐和龚振麟日夜苦思，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但心头的疑问没有解开，也睡不着觉，就结伴到田野里散心。

两人边走边想，来到一架正在工作的水车旁。两个农人正汗流浃背地蹬着水车。林则徐见他们手脚配合默契，动作优美，愣了一会。

蓦地，他猛击一掌，大呼：“啊，皇天有眼，有了！”掉头去拉

龚振麟，把龚振麟吓了一跳。

林则徐拉龚振麟蹲下来。他边说边在地上画“这是船外的齿轮，轮轴在船里，我们可以用踩水车的办法，用二三十人的合力踩动轮轴，推动齿轮击水。”

龚振麟连连叫好。两人急忙跑回玉泉场，重新设计、绘图。忙到深夜，一艘土洋结合的车轮驱动船图设计成功了。

林则徐又和龚振麟一起督促造船，他甚至亲自为这艘船挑选木料。工匠们从未见过这种船只，只知道是林、龚两位大人创造的，是打洋鬼子的，所以干劲冲天。不到一个月，这艘小型的新式“轮船”便将下水了。

这天，码头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人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情，前来观看这艘怪船的表演。

轮船体与平常的船差不多，只是在船腰上造了两个比船舷还高的巨大齿轮，轮上装有击水的叶片，舱里的士兵随着鼓声一齐蹬动轮轴，齿轮转动起来，带动叶片击水，船就前后运动了。

林则徐在岸上挥动红旗，指挥这“轮船”前后左右转向。这船舞动巨轮，在海面上往来如飞，速度胜过普通帆船，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喝彩。

忽然有一队兵勇分开人群，拥着一人直向林则徐奔来。林则徐凝神望去，来人正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他虽然是身居高位的朝廷王公，却是比较明智爱国的大员，与林则徐素有来往。久违的好友相见，两人都分外高兴。

“林公，你领头搞洋船的事，传得沸沸扬扬，远在江苏的我，早已如雷灌耳啦！”裕谦笑着说。“刚回到镇海，听说你们在试船，我就直接赶来了。”

“大人来得正好，由你来指挥，看看这船是否合用。”林则徐把手中的红旗递给裕谦。

裕谦兴致勃勃地舞旗指挥。人群欢声雷动。

“林大人，这船造得真灵巧啊！从此我们也有洋船啦！哈哈哈……”裕谦放声大笑。

林则徐连忙纠正：“大人，这不是洋船，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土轮船。”

“林大人说得好，这叫师夷之技，又不囿于夷人之技。你们做得好，做得好！我要立即写奏折，将这土轮船的真实情况报告皇上。”

林则徐听后，深为感动。他知道自己和龚振麟造船的事必然会引起朝廷内外的反对，虽然他俩赤胆忠心，但毕竟孤掌难鸣。在这种关头，裕谦的支持真可谓大旱逢甘霖呀！

在裕谦的支持下，林则徐和龚振麟准备在土轮船上再添设四个炮位，先将一般的巡逻船改成军舰，并且商议了首批制造五艘的计划。

正当林则徐准备长期留在镇海，为保卫祖国海疆大干一场的时候，道光皇帝屈服于英国侵略者和国内投降派的压力，下令“林则徐着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风云多变，皇命难违，林则徐一腔悲愤无处诉说，只得含泪告别镇海军民，踏上谪戍征途。

林则徐等人设计的土轮船，后来共制造了五艘，它们在吴淞保卫战中，发挥过作用。连英军头目都不得不承认“其妙难测”。

葛云飞浴血抗英

朱森水

1841年9月，强劲的东北风夹带着乌云，在定海县城上空呼号，海浪拍打着礁石，成群的海鸥迎风击浪，眼看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

负责守防定海的总兵葛云飞，身穿盔甲，手握佩刀，带领协防的总兵王锡朋、郑国鸿及随从亲兵，正在视察沿海工事。城南青垒头至小竹山一带，数千军民正奋力修筑土城。这一工事是葛云飞冲破重重阻难才获准施工的。葛云飞纵身跳上一块山岩，拿起望远镜，眺望正南方波涛连天的洋面和邻近几个岛屿，接着又察看了东西两面山头的炮台，回头对两位总兵说：“英军这是第二次大举北上，定海首当其冲，可是眼下修的工事和大炮还嫌不够呀！”说着跳下山岩，命随从打开地图，仔细审视了一番，指着图上那定海县城外围的洋面说：“我看还得敦请镇海大营给我们增兵，扩建外城，堵塞海港。”他又指着图上那个红点，“晓峰岭是阻击敌人进港的要地，去年英军入侵就是从这里登陆的，必须添置8000斤重炮，加强守备。”两鬓斑白的郑国鸿说：“只可惜时间晚了，据海上哨兵报告，英军前天已从鼓浪屿出发，说不定明后天就会到达，眼下这土城尚未筑好。那边大营里的提督余步云已两次驳回我们增兵的请求，他会同意增修防御工事吗？”

“哎！”葛云飞叹了口气：“要是早些同意我们的防守方案，就不至于这样了。我真不懂提督大人打的什么算盘，难道非

要把这大好河山拱手送人不成！”说着，他迈开大步，走到修筑工事的人群中，拎起两筐装得满满的沙石，递给夯土的士兵。随即又走到一位正在用力撬着山石的民工面前，接过钢钎，对准那山石的裂缝用力扎下去，钢钎进去尺把深，再用手轻轻一扳，一块三四尺见方的山石便轰隆一声滚了下来。他紧紧腰带，准备去搬那块山石。一位上了年纪的民工上前阻止道：“大人重任在肩，这些粗活就让我们来吧！”“不，强敌压境，正需要上下同心，尽快筑好土城。”葛云飞回过头去招呼亲兵：“还站着干什么，大家一起来干吧！”

通向县城的大道上，一匹快马飞奔而来，这是大营的哨官余忠元。亲兵王连升忙迎上前去。忠元没等下马，便问：“葛大人在哪里？”王连升忙带他到葛云飞跟前，递上了提督余步云的手令。葛云飞接过一看，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王、郑两位总兵闻讯，也走了过来。葛云飞把令纸递给他们，只见上面写道：“近闻洋人欲进沿海地方，为息事宁人不使战事又起，奉皇上旨意，酌量裁减防兵。令王锡朋、郑国鸿所属各部即刻撤回镇海，留守葛云飞部如遇洋人进击，只许岸上击杀，不许出海作战，所有船只全部调回镇海，不得有误！”“这是什么屁令！这不是要把定海送给敌人吗！”王连升高声嚷了起来，他给了余忠元狠狠一拳，忠元一个踉跄跌倒在地。忠元爬起来抱怨说：“这又不是我的缘故，对我使性子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葛大人这是戴孝出征呀！为了保卫海疆，三年守父丧期未满，他就应召出征。现在倒好，却不言守，难道要把大人……”王连升噙着泪水跪倒在葛云飞的面前，拱手说道：“恕小人直言，上司都不言守，留着我们何用。在下跟随你多年，看你出生入死为国效劳，可说尽忠报国了！事到如今，还是辞官回乡去好。”